

四知集仁錄

丁亥秋陳珪



四

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七

皇明四朝成仁錄卷七

屈大均原著

葉恭綽校訂

杭州死節傳

杭州死節曰陸培曰王道焜

陸培字鯤庭仁和人。生而倜儻，負氣發憤讀書，日不盡數卷，不止為文辭振筆風發，光采爛然。人皆歎其華瞻，崇禎十三年成進士，例當授行人，需次南還，益縱覽古文奇書，勤敏過諸生。是時東南吳越間競尚文會，培自少好客，長益喜自負，與其兄弟收召文士，日夜為賢豪懽，稱詩角藝，一時號西陵體。亦稍稍使酒任俠，於人有不可則嗔目叱。

曰若亟去毋汙我座及文章氣誼皦然深相結則折節身
下之至急其困扼雖患難死生不易也由是客過武林者
莫不爭先願從陸氏兄弟遊旣而與王道焜互相砥礪盡
棄其生平所為而一軌於道為人有篤性事父兄孝謹父
卒於官培自南京歸號慟搏額齧臂血淋漓見者皆為之
泣十七年三月賊陷京師北望哭累日絕意仕進已而思
宗即位就選得行人明年奉使淮上未還而南京不守遂
歸誓以死殉及敵兵至杭州時家人避地桐塢山培跪白
母曰兒人臣也不能卒事大人死不塞罪母嗚咽不能語
所親為之解曰行人無守土責如必不得已盍少待以觀
變培仰天嘆曰主辱臣死陸生男子恐復須臾苟活耶初

潞王尚在江東及聞潞王去海遽求死妻陳率家人晝夜
伺守不得間乃徐徐改顏曰吾為老母泣留不得捐頂踵
矣聞游兵且入山汝曹盍徙避之佯索酒滿引數卮言笑
自若促陳徙去即上大牀自經死年二十九先一夕留書
訣兄圻作絕命詩有春秋位列諸侯上周禮名班司馬門
之句杭人士聞之無少長皆流涕或曰培聞變携夫人及
如夫人醉鴆觴而卒

王道焜字昭平錢塘人父國柱同知兗州自免歸子均崇
禎十五年舉人道焜故奇士中天啓元年舉人歷南雄同
知崇禎末詔徵天下賢能吏將親試以不次用道焜名在
選中吏部以郡丞無考選例題陞兵部職方主事道焜上

書謂國家懸異格以待非常銓臣執故例而靳考選非陛下收羅賢豪至意得旨許候考而北都變號哭曰臣惟一死報國矣有勸以待時觀變者遂歸及南都再變敵兵至杭避居鄉村偶入城聞均名已列選單乃遺以書曰聞汝名在選單吾家世受國恩一旦臣虜何面目見祖宗於地下吾死汝必丁艱三年之後事又不知如何耳遂自經死卒如其言杭人嘗與陸培並稱襄皇帝立各贈以官培諡忠節道焜諡節愍

臨安死事傳

臨安死事曰唐自彩

彩明史本傳作絲

唐自彩字西望達州人以舉人知臨安縣敵至自彩懷印而行聞浙東起義遣人齎疏奏聞魯監國願為內應監國特加監軍兵備副使仍理縣務自彩乃發硃票諭臨安胥吏取庫銀三千以為募兵之需時敵知縣已蒞任為所發覺急遣騎襲之自彩冠帶南面立被詰不屈顧地上有石取擊敵官不中中案案所有物皆碎左右大驚恐支解之子方二齡從子方十齡同日遇害又從子偕豫向依自彩偕明史自絲傳作階匿山谷間騎至不肯去曰吾不忍背我叔父也至中途騎憐偕豫無與與陳本作辜釋之堅不肯去並死之事

聞監國贈自彩太僕寺卿諡忠愍予祭葬廕一子入監讀書

屈大均曰語曰知死則必勇信哉唐公以石擊敵官誤中
几案有必死之心斯有必死之事誠不患其傷於勇也哉

使臣死事傳

使臣死事曰左懋第從之者曰陳用極曰王一斌曰張良佐曰王廷佐曰劉統

左懋第字仲及

及陳本作極

別號蘿石

明史本傳作字蘿石

萊陽人崇禎

四年進士初知韓城縣流寇三薄韓城再躡其境懋第率士民而戰身當鋒鏑輒大破走之關中保障推懋第第一以治行徵戶科給事中十三年三月風霾亢旱詔下求直

言懋第請寬練餉加派又請核實重輕諸獄謂去歲停刑可以消彗則今歲明刑可以反風上是之詔免畿郡十一年匠料等銀賑京城貧民錢各二百分賑畿南金三萬兩是日大雨又免兩河積逋其災甚者緩征之八年九年皆

減十之二宿通沭陽等州縣蠲賦有差皆用懋第言十六
年奉敕以吏科左給事中察覈上江十七年再奉敕督催
漕糧監軍四大鎮行至淮揚而京師不守其母陳氏在京
師出見賊曰我南京刑部郎中左公之龍之妻

之龍陳本作公新

而吏科左給事中懋第之母也賊奴吾不忍與汝俱生以
頭觸石而死思宗立擢懋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督撫應
安徽寧池太等處會朝議遣使北款而難其人懋第上疏
乞奉使因求其母骸骨禮部尚書顧錫疇及廷臣交薦上
許之加懋第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經理河
北聯絡關東軍務賜一品服色加都督陳弘範太子太傅
弘原作洪據明史

左懋第傳改下同

兵部主事馬紹愉太僕寺少卿兵部職

方司郎中副之賜三品服色而以參贊兵部司務陳用極
為參謀齎祭告陵園御文一道祭大行皇帝大行皇后梓
宮御文一道總兵吳三桂封薊國公制書一道敕諭一道
鐵券一道撫臣黎玉田總監高起潛各陞廢敕命一道敕
諭陷敵文武諸臣一道獎勸功勞聖諭一道宣諭北京人
民一道宣夷御書一道吏部給懋第府州縣空銜劄付二
百道兵部給弘範參游守把劄付二百道以行
游張本
作將俾
相與激勸忠義感動軍民以為恢復之舉給路資三萬兩
往奠安大行皇帝大行皇后梓宮訪求東宮二王的耗祭
告陵園接應吳三桂諸臣與三桂酌款賞歲賞缺賞懋第等
行至德州弘範謀欲拜敵用極曰不可懋第曰敕書以不

屈膝為不辱命陳參謀不可懋第亦不可自是與弘範貳

矣十一月二日

明史本傳作十月朔

次張家灣敵遣騎邀入都城懋

第曰奉敕先謁山陵祭告大行皇帝大行皇后乃通國好禮也敵不許弘範捧國書居前敵持國書而去懋第使以龍亭鼓吹出迎亦不許懋第追取國書藏之望祭大行山陵痛哭已斬哀以入敵館於鴻臚寺而召弘範入見弘範陰降許為傳檄江南招徠四鎮敵賞金帛甚優弘範數以委曲圖存徐觀敵變為言懋第弗聽十二月

明史本傳作十月二十八

日明季南略卷八作十月二十七日

得釋南還行至滄州弘範與敵書曰亟

歸傳布招撫復擁懋第而北隨行官吏百餘乘間四逸惟

用極及游擊王一斌都司張良佐王廷佐守備劉統五人

不去敵館之太醫院七閱月脅降不應懋第三拜血疏奏
南京痛哭剗切俱未達日以為憂弘光元年六月南京陷
敵使以駝酥羊炙來饋復說之降懋第慟哭不食搗使者
却走敵帥怒會中軍艾大選私自剃髮且以餉銀八千與
敵懋第使縊殺之其黨因告懋第有變敵執懋第及用極
等五人銀鐐三匝置獄中絕飲食者七日敵攝政王墨勒
根召之懋第斬哀入向上揖用極亦向上揖懋第南向坐
用極西向坐墨勒根訶之懋第抗聲曰吾為天使叩君命
而來汝本屬夷禮宜恭順今既不郊迎天使又不肅接御
書爾則無禮且王人位諸侯上漢使不拜單于汝豈不聞
耶墨勒根指用極曰爾何人亦不下跪曰我兵部也三尺

童子羞拜犬羊況堂堂天使耶左右捶其頰流血用極曰
士可殺而不可辱安得無禮墨勒根曰汝等皆忠臣然今
汝江南無主忠為誰施剃髮投降復享尊榮豈不誠識時
勢偉丈夫哉懋第叱之左右競曳以出一滿洲大人來說
復叱之又使懋第之兄懋泰及我叛臣文武數輩來說皆
叱之慷慨請死監者問遺言曰臣子致身報國有何可言
所惜者此五人耳用極等呼曰願從公死國先殺我出宣
武門將就縛有飛騎至曰降者王矣懋第曰寧為大明鬼
不作匈奴王遂與用極等絕命蔡市懋第有僕二人在側
一僕引吭吮懋第頸血乃自刎一僕再叩首懋第以小刀
刺胸肝見而死觀者皆為流涕有侯官人藍銖者仰天大

慟解衣束帶以懋第首納懷中負屍於背疾走二三里至
慈仁寺前長跪號呼為偵者所得獄吏訊之曰若與懋第
親耶錄曰吾知有忠臣不知有懋第也議上欲殺之會許
收懋第屍因宥錄用極門人咸默故人子徐敷得用極屍
及懋第等瘞於白馬寺後用極字明仲崑山人少曠達卓
犖自喜嘗從燕趙出塞周行險阨所至交其賢豪長者以
智勇自負思宗立廷議群臣之使北者大小文武皆逡巡
畏縮弗敢任用極聞之慨然曰主辱臣死此何時而謙讓
未遑耶惜用極僅一書生不足以為國重苟有行我卽輔
之會懋第以終制請不許願使北乃許用極往見意相得
遂佐以行臨發親友餞之用極白衣冠以赴親人訝之用

極曰左公忠孝人吾從之圖死國耳白衣冠以送左公且以自送也一斌寧國人武進士良佐廷佐統皆上元人懋第死其從子司直聞而哭曰忽必烈能忍文信國之死於數年之後而墨勒根不能忍吾叔父之死於須臾

與下陳本有如此其忍

此其忍四字

敵之為敵敗亡殆無日矣縊而死懋第既死敵縱

弘範紹愉來歸舉朝以款計既沮遂無固志議戰議守紛然不一方競門戶盛苞直修圖報復營躐遷除為苟安一隅之計所恃者長江天塹與四鎮耳顧四鎮擁兵觀望驕蹇不用命文臣節制視若弁髦有識者莫不寒心而柄國權奸若士英大鉞等泄沓如故也夫使南京不陷則懋第不死死懋第者非敵也馬阮諸人也懋第性至孝父死廬

墓三年居諫垣日有章奏必先跪呈其母審喜怒而行之
而其母侃侃罵賊使賊知有刑部郎中之妻吏科給事中
之母嗚呼豈非有光於家國者哉

屈大均曰思宗之立所使廷臣北歟者止左公一人而已
左公之事與漢中郎將蘇武一轍武幸而不死以不辱國
左公不幸而不生以不辱國若陳公用極等其武之常惠
徐聖趙終根歟光祿大夫王忠之馬宏歟彼皆慷慨壯烈
不屈於匈奴雖獲生還而非其志可知也武曰屈節辱命
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嗟乎紹愉弘範之降其與衛律李陵
同一罪通於天者哉武之罵律有曰汝為人臣子不顧恩
義畔主背親為降虜於蠻夷何以汝為見陵曰令漢且貫